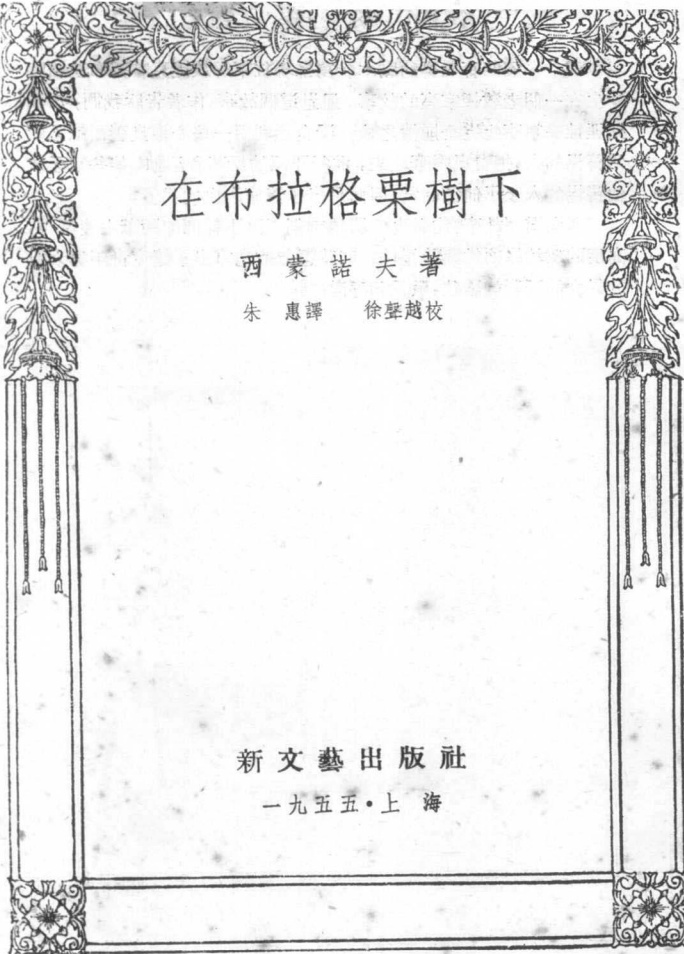




在布拉格栗樹下

西蒙諾夫著

新文藝出版社



在布拉格栗樹下

西蒙諾夫著

朱惠譯 徐堃越校

新文藝出版社

一九五五·上海

К. СИМОНОВ

ПОД КАШТАНАМИ ПРАГИ

根據 Soviet Literature 1947 年本譯

又據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1950 年版本校訂

在布拉格栗樹下

原 著 者	蘇 聯	西 蒙 諾 夫
翻 譯 者	朱	惠
校 者	徐	聲
出 版 者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越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登證號	
	(上海康平路八三號)	
印 刷 者	大 東 印 刷 廠	
	(上海安慶路二六八弄一七號)	
總 經 售	新 華 書 店 上 海 發 行 所	

書號 (759) [IV III 21] 類別 戲劇·電影—話劇
字數 64000 字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3 15/16
1955 年 3 月上海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1—4100 冊

定價 三角九分

內 容 提 要

這是一個四幕五場的劇本。寫蘇聯紅軍解放捷克首都布拉格時發生在一個老教授家裏的故事。通過這個故事，作者告訴我們，法西斯匪徒在軍事上完全崩潰之後，還企圖利用一些心地良善而缺乏政治警惕的人，把自己隱蔽起來，進行罪惡的反革命活動；某些缺乏政治警惕的人上了他們的當，因而付出了慘痛的血的代價。

通過這個故事，作者也鮮明地刻劃了蘇軍幹部的國際主義精神，高度的政治原則性與警惕性，同時還細緻地寫出了捷克青年男女對於偉大的蘇聯的嚮往、敬愛和感激之情。



登場人物

法朗蒂塞克·普羅哈士卡——醫學博士，科學家，還沒有老。鰥居已數年。體格魁梧，舉止文雅，鬚髮整潔。

史吉芳——其子。捷克兵團中的上尉。二十六歲。

鮑才娜——其女。

留特維——其幼子，十七歲。

楊·格魯別克——法朗蒂塞克大學時代的老朋友，同樣年紀。服飾講究，頭髮灰白。

鮑古斯拉夫·基海——名詩人，普羅哈士卡家的鄰居和友人。約四十五歲。肥胖，精神萎靡不振，服飾隨便。

伊凡·亞歷克賽葉維支·彼得洛夫——上校，降落傘兵隊司令，三十八歲。左眼繫着綳帶。

岡察倫柯——彼得洛夫的司機。三十歲，上士。

馬夏——二十一歲的俄國女郎。

尤里·麥契克——鮑才娜的未婚夫，醫生，一所私人診所的主人，三十五歲，很英俊。

喬開契——門的內哥羅人。頭髮花白，看樣子有六十歲。盲眼。

人民軍軍官。

幾個人民軍的士兵。

時間

一九四五年五月。

地點

捷克首都布拉格。

第一幕

第一場

布拉格郊外，法朗蒂塞克·普羅哈士卡家的客廳。三扇活動的玻璃門——台後的一扇通向走廊，左通一室，右通外室。廳中樓梯通樓上。靠爐邊有兩張安樂椅、一張小桌子。一個碗碟櫃，一架鋼琴，一張長沙發，一張矮圓桌。幾張新式的矮沙發與一張搖椅。橡木的護壁板。沿牆的架子上擺着人民捷克與斯洛伐克的藝術品：布拉格的陶器與水彩畫等。

黃昏。天色開始暗下來。

幕啓時聽得見機器腳踏車聲。舞台上——法朗蒂塞克與留特維，神情緊張。

法朗蒂塞克（臉色稍弛）不是到此地來的。楊！楊！格魯別克！不是到此地來的！
格魯別克（從碗櫃裏出來）世界上再也沒有安寧的地方了。在你家裏我也只能過兩天
天的安靜生活吶！

留特維（俯身窗外）他到基海先生家裏去了。（停了半晌）是「格殺打撲」①。他

用腳踢門。他進去了。……

法朗蒂塞克 他們真的第三次來抓他嗎？

格魯別克 假如他們現在把他抓到了，那就決不會放他出來。

〔一聲槍聲。

法朗蒂塞克 天哪！（以手掩面）他們殺掉他了，我們最好的詩人……我的天哪！

〔留特維在房間裏來回亂跑。

留特維 這些混蛋！這些混蛋！

法朗蒂塞克 你到哪兒去？

留特維 那邊去，我……

法朗蒂塞克（抓住他的手臂）你什麼地方也別去，我只剩你一個了，三個裏面最後的

一個了。你別走！哪裏也別去！

〔門推開，基海進來。他穿一件浴衣，臉色驚惶，兩手向前攤開。

基海 讓我洗洗手。快，留特維！（留特維從桌子上拿起水瓶）倒吧！

法朗蒂塞克 爲什麼把地毯弄濕呢。

基海 沒有關係。倒吧！（留特維把水倒在他手上）我把他殺掉啦！我正在寫字，他衝進來，我用我的墨水台扔過去。你可知道我那個墨水台？

法朗蒂塞克 我知道的。

基海 我扔中了他，他跌倒了，一跌倒他就開槍。接着我又扔中了他，把他砸死了，壞蛋！三九年他們六個到我家來，去年三個，今天只有一個。我把他打死了。打死後就把他鎖在裏面了。（他環視一周，走向窗帘，拉來摺手）我想躲在你們這兒。讓他們統統見他媽的鬼去吧！你害怕嗎？

法朗蒂塞克 不，我不害怕。

基海 （瞧着格魯別克）這位是誰？

格魯別克 楊·格魯別克。

法朗蒂塞克 是我青年時代頂好的朋友。他躲在這兒有三天啦。

基海 像老鼠似的。

法朗蒂塞克 怎麼？

基海 我們像老鼠一樣躲着；我可做老鼠做得厭倦了。

格魯別克 （停了半晌）讓我握你的手！你的浴衣上有血哪，你得……

基海 噢，對。（脫去浴衣）那末你是從什麼地方逃來的？

格魯別克 從莫拉夫斯卡·奧司脫拉瓦。

基海 俄國人還沒有到那邊嗎？

格魯別克 德國人還在那邊的時候我就跑出來了。我想遍一切熟人，後來記起了法朗蒂塞克。我們年青的時候跟現在不同，那時候我們不像老鼠……我想他現在也還是老樣子。

法朗蒂塞克 你想的沒有錯。

格魯別克 可是，慢點，德國人會來找他，找那個被殺掉的傢伙的。也許就在今天……留特維 他們也許不會來。此刻他們顧不到這些事情，俄軍也快到此地來啦，也許今天……

法朗蒂塞克 唔，今天什麼？

留特維 沒有什麼。

格魯別克 慢點，慢點，那輛機器腳踏車呢？……

基海 什麼——機器腳踏車？

格魯別克 停在你門口，是嗎？

基海 啊，是的是的。我們去把它推到車間裏去，留特維！

法朗蒂塞克 不要把這孩子也牽進這些事情裏去吧！

基海 好的好的。

留特維 （跟着他）不，我要去幫你的忙。

法朗蒂塞克 我不許你去，留特維！

留特維 我還是要去。（隨着基海出去了）

法朗蒂塞克 他們都走着自己的道路。史吉芳跑到俄國去了，這一個現在什麼事也不問我啦。而他是我最後的一個呀。你要知道——最後的一個呀！（稍停）

鮑才娜在集中營裏！

〔樓梯上有腳步聲。〕

格魯別克 是誰？

法朗蒂塞克 也許是尤里。鮑才娜的未婚夫。（看手錶）自從鮑才娜關進集中營之後，他總是禮拜六，每個禮拜六，九點鐘到此地來的。（稍停）一個年輕美麗的姑娘，却已在集中營裏關上兩年啦！只是爲了在咖啡館裏打了一個無禮的德國兵一記耳光！

〔麥契克上。〕

法朗蒂塞克 讓我給你介紹，尤里。

麥契克 麥契克。

格魯別克 楊·格魯別克，正如您所看見的，現在這屋子裏又多了一頭老鼠了。

麥契克 假如您就是普羅哈士卡先生常常提到的青年時代的那位格魯別克先生的

話，那末我……

格魯別克 正是，就是我，或者更正確地我應該說那就是過去的我。

麥契克 鮑才娜沒有新的消息嗎？

法朗蒂塞克 沒有！他們甚至不許她寫信了。尤里，她現在變成什麼樣了呢？她會

怎麼樣呢？

麥契克 （看着地毯上的一灘水）這是什麼？

法朗蒂塞克 喔，這是……有人在這兒洗過手。

麥契克 爲什麼要在這兒洗手？

法朗蒂塞克 是基海。一個『格殺打撲』來抓他，他把那個傢伙打死了。打算躲在

我們這兒。

麥契克 爲什麼在你這裏？爲什麼在你這裏？到底你爲什麼必需……（他瞧着格魯別克）

格魯別克 （捉住他的視線）你的意思是不是說——我躲在這兒已經很夠了？

麥契克 不……我的意思並不……可是，是的，這正是我的意思。（向法朗蒂塞克）你
是我未婚妻的父親，關心你是我的責任。不管你是否需要我，我還是要說。

〔兩個女人出現在門口，鮑才娜與馬夏。兩個都是衣衫襤褸。馬夏腿上裹着破布，她

幾乎不能走路。沒有看誰一眼，鮑才娜牽她到搖椅邊上，幫助她坐下。

鮑才娜 我立刻來給你洗腳，現在覺得怎麼樣？

馬夏 沒有什麼？

鮑才娜 你老是說『沒有什麼』。很痛嗎？

馬夏 不，沒有什麼。

麥契克 （走近她們）怎麼回事？你們從哪兒來？

鮑才娜 尤里，我的聲音變得連你都聽不出來了嗎？我真的這樣老醜了嗎？等到明天我得洗個澡把自己弄得像樣點，那時候也許你們就會認得我了。父親，您好！（打麥契克身邊走過，向法朗蒂塞克走去。法朗蒂塞克向她撲來，擁抱她）好了，

好了，夠了。看見您我是多麼高興呀。（靜靜的在安樂椅上坐下）很可惜，尤里，你竟不認得我了。

麥契克

（走近她的椅子跪下）我簡直不敢相信。鮑才娜你至少允許我吻吻你的手吧？

鮑才娜

當然的，這一隻。你知道，自從離開此地之後，我們完全沒有了吻手的習慣了。現在這一隻。好啦。

麥契克

我是多麼幸福！

鮑才娜

（稍停）拿一盆水來。我想你們還有熱水管吧？

法朗蒂塞克

有。

鮑才娜

拿一隻盆子給我。我得給這可憐的姑娘洗一洗腳……你聽見了嗎？

〔麥契克下。〕

法朗蒂塞克

鮑才娜！親愛的！（向她走去）

鮑才娜

不要這樣，父親！這時候我不想哭。讓我給你介紹吧。這是馬夏，一位俄國

姑娘。我們是一塊兒從集中營裏逃出來的。靠了她我們才得逃出來。您

來，吻她的手吧。

〔法朗蒂塞克要吻馬夏的手。〕

馬夏（把手縮回去）不，不……

鮑才娜 父親，吻她的手。（向格魯別克）您是捷克人嗎？

格魯別克 是，我是捷克人。

鮑才娜 那末，請來吻她的手，如果你是捷克人。

格魯別克 非常榮幸。（走近馬夏吻她的手）楊·格魯別克。

馬夏 馬夏。

鮑才娜 父親，謝謝您，請把您的器械拿來，同時帶一些高錳酸鹽來。

法朗蒂塞克 你的腳擦破了嗎？

鮑才娜 她的腳不是擦傷的，她簡直……您去拿些高錳酸鹽來吧。（法朗蒂塞克下）

痛得很厲害嗎？

馬夏 沒有什麼。

鮑才娜 又是『沒有什麼』。有時候我簡直會以為全部俄國話只有那麼一句吶。

〔跪在馬夏前面，替她解去腳上的綑帶。麥契克端着一隻盆子同法朗蒂塞克上。〕

鮑才娜 拿這兒來給我，父親。不，讓我自己來，你的手太粗糙。（稍停）哦，你在這裏

生活過得怎樣，尤里？時常想到我嗎？

法朗蒂塞克 他每個禮拜六都到此地來的。

鮑才娜 而我是每個禮拜天想到你的。當我們得到禮拜天的配給物——二十五格蘭姆香腸——的時候，我就會想到你。你一向是愛吃的，可是你不必羨慕那些香腸——那是頂壞的香腸。（稍停）真的你們有熱水管嗎？

法朗蒂塞克 有的，我跟你說過了。

鮑才娜 這很要緊。我想它比你還厲害哩，尤里！我只有在禮拜天想到你，可是我每天想到熱水管。現在洗乾淨了，馬夏。爲什麼你哼都沒有哼一下？

馬夏 爲什麼我要哼呢？

鮑才娜 爲的讓我知道在哪兒碰痛了你吶！

馬夏 爲什麼要知道？

鮑才娜 你老是這一套。父親，您看這兒。

法朗蒂塞克 （跪下）噢！

鮑才娜 什麼？

法朗蒂塞克 至少要包紮一禮拜。

鮑才娜 好，那末她就包紮着在這兒躺一禮拜。